

花花世界

[英]萨克雷著 荣如德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I561.45
213

花花世界

一部没有英雄的小说

[英]萨克雷著 荣如德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VANITY FAIR

花 花 世 界

[英]萨克雷 著

荣如德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文华新技术公司排版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2.125 插页 2 字数 695,000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20,000 册

ISBN 7-5327-2152-3/·1265

定价:18.10 元

目 次

幕启之前	1
第一章 契绥克林荫道	3
第二章 夏普小姐与塞德立小姐准备上阵	9
第三章 瑞蓓卡面对敌人	18
第四章 绿丝线钱包	25
第五章 我们的铎炳	38
第六章 沃克斯霍尔乐园	49
第七章 钦设克劳利镇的克劳利氏	65
第八章 向密友说体己话的书信	73
第九章 家族肖像画	84
第十章 夏普小姐广结善缘	91
第十一章 淳朴的乡居风情	97
第十二章 荡气回肠的一章	113
第十三章 既荡气回肠,又别有情趣	121
第十四章 克劳利小姐在自己家里	133
第十五章 瑞蓓卡的丈夫露了一会儿脸	151
第十六章 针插上的信	159
第十七章 铎炳上尉买下一架钢琴	169
第十八章 是谁在弹铎炳上尉买下的钢琴?	177
第十九章 由别人护理的克劳利小姐	189
第二十章 铎炳上尉牵红线	198
第二十一章 女继承人引发的一场风波	208

第二十二章	婚礼,蜜月之初	217
第二十三章	铎炳上尉纵横捭阖	225
第二十四章	老欧斯本搬出家用大《圣经》	231
第二十五章	书中主要人物一致认为应该离开布莱顿	243
第二十六章	到伦敦以后,去柴忒姆之前	261
第二十七章	爱米莉亚来到团里	268
第二十八章	爱米莉亚闯进低地国家	274
第二十九章	布鲁塞尔	283
第三十章	《我把姑娘撇在后方》	296
第三十一章	焦斯·塞德立照拂他的妹妹	305
第三十二章	焦斯出逃,战争结束	317
第三十三章	克劳利小姐的亲戚都为她忧心忡忡	332
第三十四章	詹姆斯·克劳利的烟斗	342
第三十五章	孤儿寡母	358
第三十六章	没有进款照样过得挺潇洒	368
第三十七章	前一章的继续	375
第三十八章	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一家人	389
第三十九章	尽是一些不像话的事情	402
第四十章	蓓姬获得夫家承认	410
第四十一章	重返故里	419
第四十二章	说说欧斯本家的事情	429
第四十三章	在这一章里要请读者绕过好望角	437
第四十四章	从伦敦到汉普郡	445
第四十五章	从汉普郡到伦敦	454
第四十六章	苦熬与磨难	463
第四十七章	冈特府	471
第四十八章	读者将被引入上流社会的精英圈子	480
第四十九章	请大家品尝三道菜和一道甜食	491
第五十章	一件大俗不雅之事	498
第五十一章	不知读者能否猜破的字谜剧	507

第五十二章	斯泰因勋爵显示出他最可爱的一面	525
第五十三章	祸起萧墙	534
第五十四章	大战后的星期日	543
第五十五章	续叙前两章余波	551
第五十六章	乔吉被调教成公子哥儿	566
第五十七章	返欧途中	577
第五十八章	我们的少校	584
第五十九章	旧钢琴	595
第六十章	重返上流社会	605
第六十一章	两盏灯相继熄灭	610
第六十二章	在莱茵河上	623
第六十三章	遇见了我们的一位老相识	633
第六十四章	飘零的落花	644
第六十五章	正事很多,乐子也不少	658
第六十六章	恋人发怒	666
第六十七章	嫁娶的嫁娶,出生的出生,去世的去世	680
译后记		697

幕 启 之 前

木偶戏班的班主坐在台上幕前，瞅着庙会^①场内熙来攘往的景象，不由得深感悲哀。这里热闹非凡，有吃有喝，有哭有笑；有的在相爱，有的刚变心；有的在抽烟，有的在行骗，有的在打架；有跳舞的，有拉琴的；恶汉恃强凌弱，好色之徒冲女人挤眉弄眼；掏包的如鱼得水，巡警也不吃干饭；走江湖的（我是说其他走江湖的，这帮该死的东西！）在他们的帐篷前大声吆喝招揽看客；跳舞的女郎衣服上缀满发光的金属片，可怜的老小丑腮帮上搽了胭脂翻跟头，乡巴佬看得出神时，指端功夫了得的小偷正乘机对他们的口袋下手。

是啊，这便是花花世界，当然不能说它是个劝人为善的地方，也说不上特别好玩，虽然喧闹得厉害。诸位不妨瞧瞧这些戏子和丑角下了台是什么面孔，瞧瞧傻瓜汤姆洗去两颊的油彩，在布幔后坐下来跟老婆以及一窝子小傻瓜一起用餐的情景。待会儿幕又要升起，他又得翻着跟头出场，向观众高喊：“你们好！”

善于思考的人在这种类型的博览会上走走逛逛，大概不至于因为自己或他人的那股高兴劲儿就感到不痛快。随处可见的幽默小插曲或爱心小火花，会使他忍俊不禁或为之动容：一个可爱的小孩在姜饼摊前直淌口水；一个挺水灵的姑娘红着脸听心上人在向她说些什么，而那个小伙子同时还在挑选准备送给她的廉价小礼物；可怜的傻瓜汤姆在大篷车后面和靠他翻跟斗养活的一家子一起啃骨头。然而总的印象却是忧伤多于欢乐。回到家里坐下来，您会沉浸在冷静的深思中，不免有些悲天悯人，然后拿起书来读或做您的事。

我写这个关于花花世界的故事并没有其他道德寓意。有些人干脆认为庙会市集一概伤风败俗，非但自己绝不涉足，还禁止他们的家属、仆人们

往。很可能他们是对的。但有些不作如是观的人，或懒得多想，或比较宽容，或倾向于挖苦，他们也许喜欢到那儿去转悠半个钟头看看表演。那儿什么样的场景都有：有惊心动魄的打斗，壮观精彩的马术；有上流社会的气派，也有寻常人家的生活；有缠绵悱恻的爱情，也有轻松滑稽的笑料——所有这一切都配有相应的布景和辉煌的烛光（蜡烛是作者自己掏钱买的）。

班主还有什么要说的呢？这出戏曾在英伦各大城市演出，多蒙各界人士厚爱，特别受到报界诸公以及各地贵族贤达的好评，班主在此谨表谢忱。想到他这出木偶戏能为大英帝国的精英所赏识，班主深感荣幸。著名的木偶小蓓姬被公认为关节异常活络，对牵线的反应灵敏得很；玩偶爱茉莉亚拥有的崇拜者圈子虽小，可艺人在她的雕工和服装上还是费了不少心思的；铎炳的造型一看就笨拙得可以，不过他跳起舞来怪有趣的，而且十分自然，男童的群舞也为一些人所喜欢。请诸位留意那个服饰华丽的歹毒显贵，在他身上可谓不惜工本，在本剧的末尾，魔鬼将把他抓走。

说到这里，班主向捧场的看客们深深鞠了一躬，然后退下，于是幕启，戏随之开场。

一八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于伦敦②

-
- ① 庙会，或市集，原文 Fair 指的就是作为这部小说书名的 Vanity Fair，即“浮华市集”，典出十七世纪英国作家约翰·班扬（1628—1688）的寓言体小说《天路历程》。“有一个市镇，它名叫浮华，镇上有个市集叫浮华市集。那个市集终年不散……市集上卖的尽是这样的东西：房子、地皮、职业、位置、荣誉、升迁、爵位、国家、王国、欲望、快乐以及各种享受，如娼妓、鸨母、丈夫、儿女、主人、奴仆、生命、鲜血、肉体、灵魂、金银、珍珠、宝石等等。”萨克雷把汲汲于富贵荣华的十九世纪英国“上流社会”比作这样一个市集，杨必先生曾译作“名利场”是有道理的。但是，萨克雷笔下的 Vanity Fair 一语涵义时有变化，范围大小不同，很难以一盖全。现在书名译作《花花世界》也不理想，正文中有时也译作“浮华虚荣场”、“浮华世界”、“大千世界”等等。译者相信，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逐步准确把握，作者所强调的“虚”、“浮”、“假”、“空”，乃是这个市集的主要特色。

- ② 这篇开场白写成于整部小说连载已近尾声之时，而并非一开始就有这一构架。

第一章

契绥克林荫道

那时本世纪才十多岁^①，在六月份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一名戴三角帽和假发的胖车夫驾着一辆膘肥马壮、挽具锃亮、座位宽敞的双套私家车，以四英里的时速缓缓驶近契绥克林荫道上私立平克顿女子学校的铸铁大门。马车刚在平克顿女校闪闪发光的铜牌前停下，原先坐在驭者座上胖车夫身旁打盹儿的一名黑人听差，立即伸直他的两条罗圈腿，下车拉绳打铃；紧接着，这栋气派不小的老式砖楼里，至少有二十位姑娘探头朝狭小的窗外张望。要是有哪位旁观者眼尖，定会认出好性子的杰麦玛·平克顿小姐正从自己起居室窗台上几盆天竺葵后面露出她那红红的鼻子。

“姐姐，那是塞德立太太的车，”杰麦玛小姐说。“那个叫桑波的黑人听差刚打过门铃；车夫还穿了件新的红背心。”

“杰麦玛小姐，你是否把塞德立小姐离校前该准备的一切都已安排停当？”问话的是校长平克顿小姐本人。这位庄矜威严的女士称得上汉默斯密思^②的塞米勒米斯^③，她是约翰生博士^④的朋友，还与夏邦太太^⑤直接通信。

“姑娘们清晨四点钟就起来帮她装箱打包了，姐姐，”杰麦玛小姐答道；“我们还为她采了一大扎花。”

“应该说‘一束花’，杰麦玛妹妹，这样比较雅。”

“好吧，一簇花，大得简直像个干草垛；我在塞德立小姐的箱子里放了两瓶石竹花露，而且把调制这种花露的仿单也给爱米莉亚放进去了。”

“杰麦玛小姐，我相信你已经把塞德立小姐的费用开好账单。就是这份，是不是？很好——九十三镑四先令^⑥。费神把它装在信封里，上写‘烦交约翰·塞德立先生’，同时把我写给他太太的简帖也放进去封蜡盖印。”

在杰麦玛小姐眼里，她姐姐平克顿小姐的一封亲笔信，简直和一位君主的手谕同样神圣。只有逢到她的学生结业离校或即将出阁，还有一次则是当可怜的伯奇小姐死于猩红热时，平克顿小姐才亲自给学生家长写

信。杰麦玛认为,如果说有什么能安慰伯奇太太的丧女之痛,定是平克顿小姐通知此事的那件情词恳切、文采斐然的佳作无疑。

目下平克顿小姐的“简帖”上是这样写的:

一八——年六月十五日寄自契绥克林荫道

夫人:

爱米莉亚·塞德立小姐在林荫道本校修业已满六年,我荣幸地把她交还给她家长,今后这位小姐尽可在你们高雅的社交圈内占有一席恰当的地位。在可爱的塞德立小姐身上将不乏作为英国闺秀特征的大家风范,不乏与她的出身及地位相适应的教养,她的**勤勉与温顺**赢得了师长的赞誉,她和蔼可亲的性情使与她相处的人无论**老幼**都感到愉快。

在音乐、舞蹈、正字法、任何一种刺绣针黹方面,她都能满足朋友们**最高品位的愿望**。在地理方面仍有待多多努力;此外,建议今后三年认真使用脊骨矫正板,每天坚持四小时,方可练就每一位**上流社会**年轻淑女必不可少的高贵**气质和仪态**。

至于塞德立小姐的宗教道德观念,肯定无愧于曾有幸接待伟大的**词汇学家**^①并深承卓越的夏邦夫人眷注的本校校风。爱米莉亚小姐在离开林荫道母校时,会带走同学们对她的挚爱,也会带走校长对她的深切关注。

夫人,我荣幸地自称为您最谦卑的仆人。

-
- ① 本书于1847年初开始在月刊上陆续发表,据书中情节推算,叙事起始的“那时”应为1813年。
- ② 汉默斯密思与附近的契绥克当时均为伦敦郊区。
- ③ 塞米勒米斯,古代传说中的亚述王后,后为女王,以美艳、聪慧、放荡著称。相传曾建立巴比伦等许多城市,征服埃及、西亚大部及埃塞俄比亚。
- ④ 塞缪尔·约翰生(1709—1784),英国作家、文学批评家,曾编纂第一部《英语词典》。
- ⑤ 赫丝特·夏邦(1727—1801),英国作家,著作有以当时道德规范教育少女的《智育书简》等。
- ⑥ 旧时1英镑=20先令=240便士。
- ⑦ 见本页注④。

附言 夏普小姐将随塞德立小姐同行。夏普小姐在拉塞尔广场逗留的时间务请不要超过十天。她已受雇于名门，那户人家希望她尽早到职任教。

写完了这封信，平克顿小姐着手在约翰生《词典》的扉页上题写她自己和塞德立小姐的姓名——凡是她的学生离开林荫道母校时，她照例都要赠送这本很有意思的著作。封面上镌有已故备受尊敬的塞缪尔·约翰生博士于某小姐离开林荫道平克顿女子学校时致该生的赠言。其实，这位词汇学家的大名总是挂在那位庄矜威严的女校长嘴上，博士曾到该校访问一事成了她名利双收的资本。

奉姐姐之命从柜子里取《词典》的杰麦玛小姐，从上述藏书的地方拿了两本出来。当平克顿小姐在第二本上写完题辞时，杰麦玛小姐带着疑虑和胆怯的神情把第二本递给她。

“这本给谁，杰麦玛小姐？”平克顿小姐问，口气冷得可怕。

“给蓓姬·夏普，”杰麦玛回答时背对姐姐侧过身去，可怜她哆嗦得厉害，她那枯槁的脸和脖子刷地涨得通红。“给蓓姬·夏普，她也要走了。”

“杰麦玛小姐!!!”平克顿小姐这一声喊的语气只能用黑体标出，外加三个感叹号。“你的脑子有没有毛病？把这本《词典》放回到柜子里去，以后再也不许这样自作主张。”

“可是，姐姐，这本书才两先令九便士；可怜的蓓姬要是得不到的话，一定非常伤心。”

“叫塞德立小姐立刻来见我，”平克顿小姐说。

于是可怜的杰麦玛再也不敢进一言，犹如惊弓之鸟慌慌张张退了出去。

塞德立小姐的爸爸在伦敦经商，家道相当殷实，而夏普小姐是以教低年级作补偿的免费生，平克顿小姐认为自己够对得起她了，不必在临别时赠以《词典》过分抬举她。

尽管校长信中为学生写的评语恰如墓志铭一般只宜姑妄读之，不必信以为真；然而，间或有位死者确实当得起石匠在其埋骨处上方凿出来的所有赞辞：死者果真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一位好父亲、好母亲、好儿女、好妻子或好丈夫，家里也端的为失去这样一名成员而哀恸欲绝——同样，在

男子学校或女子学校,时不时地也有学生丝毫无愧于没有偏见的师长所下的赞语。眼下这位爱米莉亚·塞德立小姐便属此等凤毛麟角的姑娘,不唯当得平克顿小姐所有赞扬她的话,还具有那位不可一世的老智慧女神由于自己与学生在地位和年龄上的差异而看不到的许多优点。

爱米莉亚非但唱歌不亚于百灵鸟或比林顿太太^①,跳舞直追希利斯伯格或帕里索^②,非但刺绣手艺出色,拼写与《词典》一样准确,她还有一颗善良而又温柔的心,待人接物和藹可亲,体贴入微,慷慨大方,凡是接近过她的人,从智慧女神一直到厨下洗盘子的苦命丫头、每周一次可以把苹果馅儿饼拿到林荫道女校来卖给姑娘们的独眼妇人的女儿,没有一个不喜欢她。在二十四位同窗姑娘中间,有十二人与爱米莉亚堪称知己。甚至妒忌心很重的布理格斯小姐也从不说她的坏话;目空一切的索尔泰尔小姐(德克斯特勋爵^③的外孙女)承认她的身段相当优美;至于来自圣基茨^④的那位鬈发如羊毛的黑白混血阔小姐斯沃尔茨,在爱米莉亚离校那天竟哭得死去活来,只得派人去请弗洛斯大夫,用嗅盐把她熏得迷迷糊糊才得安生。平克顿小姐对爱米莉亚的好感比较克制和不失尊严,考虑到这位女士高高在上而又品德超群,这也在意料之中;然而,杰麦玛小姐想到爱米莉亚要走,已经偷偷啜泣了好几回,若不是因为害怕其姐,也会像双倍付费的圣基茨女财主那样歇斯底里大发作。不过,只有特别寄宿生^⑤才能如此尽情宣泄心中的悲哀,而老实的杰麦玛却要负责所有的账目、换洗缝补、布丁、餐具,还得管理仆役。可是何必谈她呢?也许,从现在一直到时间的终极,我们再也听不到她的任何消息,但等镂花的铸铁大门关上,她和她那令人生畏的姐姐便永远不会从那边进入本书所叙故事的小天地了。

① 伊丽莎白·比林顿(1768—1818),被誉为“英国最伟大的歌唱家”。

② 希利斯伯格和帕里索,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两位著名的法国舞蹈家。

③ 勋爵,在英国是对有侯爵、伯爵、子爵、男爵世袭爵位的贵族的尊称。准男爵以下(含准男爵)称爵士。

④ 圣基茨岛,即圣克里斯托夫岛,属西印度群岛中的背风群岛,位于加勒比海东南隅。

⑤ 特别寄宿生,指不住宿舍而与校长一家生活在一起并且拥有独用卧室的特殊学生。

鉴于我们见到爱米莉亚的机会还很多,不妨在我们与她结识之初先提一下,她是个人见人爱的小姐;不论在生活中还是小说里,尤其在小说里,充斥着十恶不赦的坏蛋,因而能与如此纯洁无邪、脾气又好的人物经常相处,福气实在不小。因为她不是本书头号女主角,没有必要对她多作描述;诚然,我觉得她的鼻子稍短了些,要当主角她的两腮也嫌太圆太红;不过她的面色健康红润,唇角挂着极其醉人的倩笑,双眸反映出十分明朗和诚挚的愉悦心情,当然,除非里边饱含着泪水,而这种情况还真屡见不鲜;因为只要一只金丝雀死了,或者猫儿偶然逮住一只耗子,或者一本小说读到掩卷处,不管它写得有多么无聊,这个小傻瓜都会伤心落泪;至于有人倘若心肠硬得竟然说出伤害她的话来——这等人不遭报应才怪!就连威灵显赫之如平克顿小姐,在第一次责骂她之后便再也不敢造次,尽管对于这位女神来说敏感的心灵不比玄奥的代数容易理解,她还是给全体男女教师专门下令要以尽可能温和的方式对待塞德立小姐,因为态度粗暴会对她造成伤害。

所以,当分别之日来临时,塞德立小姐在笑与哭这两种爱好之间大大地陷入了不知如何是好的困境。她为即将回家而高兴,然而又万般舍不得离开学校。从三天前开始,失去怙恃的小劳拉·马丁就像条小狗到处跟着她。爱米莉亚必须赠送和受至少十四份礼物,至少十四次庄严地承诺每周写信。

“给我的信你可以寄到我外公那儿,写德克斯特伯爵收,”索尔泰尔小姐说(附带提一下,她这人很会打小算盘)。

“别舍不得邮资,我亲爱的宝贝,你得每天写信,”髻发像羊毛的斯沃尔茨小姐说,她很重感情,容易冲动,但手面极阔。

“爱米莉亚,我给你写信的时候,就叫你妈妈,”孤儿小劳拉·马丁拉住好朋友的手,依依不舍地抬头瞧着她说(她还刚学会写字母之间不相连的圆体正楷)。

倘若某一位先生在他加入的俱乐部里读到这本书,我毫不怀疑他定将把所有这些细节描写斥为愚不可及、无聊之至、废话连篇而且肉麻得要命。是的,此刻我可以想见这位先生在享用了一大块羊肉和半品脱^①葡萄酒之后,脸色红通通地取出铅笔,在“无聊”、“废话”等字样下面划了杠

① 液量单位。英制1品脱=0.568升。

杠，再在页边添上他自己的评语“完全正确”。不消说，他是个才高志大的人，崇拜生活中和小说里的英雄伟业和豪迈壮举。在此奉劝这位先生还是走开为好。

现在言归正传。送给塞德立小姐的鲜花、礼物和她自己的箱子、帽盒已由桑波先生装上马车，同时装车的还有一只饱经风雨的老牛皮箱子，上面细心地钉着夏普小姐的名片，桑波把它递上去时扮了一个鬼脸，而车夫把它放好时也相应地嗤之以鼻。分手的时刻终于来到；不过，离别的哀愁让平克顿小姐向爱米莉亚宣讲的一通大道理冲淡了不少。倒不是这番临别赠言引起她深刻的思考，或者她听了富有说服力的论点情绪平静下来；不是这么回事。这篇讲话冠冕堂皇而又枯燥乏味，实在让人受不了，塞德立小姐见到校长向来怕得要命，哪敢当着她的面让心头的悲伤迸发出来。

就像逢到家长来校那样隆重的场合一般，客厅里摆上了一个葛缕子蛋糕和一瓶葡萄酒，点心过后，塞德立小姐可以走了。

“蓓姬，你进去跟平克顿小姐告别一下吧，”杰麦玛小姐向一位没有人理会的姑娘说，那姑娘正带着她的手提包从楼上下来。

“我认为这是应该的，”夏普小姐心平气和地说，这倒颇有些令杰麦玛小姐感到意外。

杰麦玛小姐敲了敲门，在获得准许以后，夏普小姐落落大方地走进去，用发音挑不出一点儿毛病的法语说：“小姐，我来向您道别。”

平克顿小姐不谙法语，她只指挥懂法语的人。她咬了咬嘴唇，昂起她那长着罗马式鼻子^①、令人肃然起敬的脑袋（上面缠着一大块头巾，看上去威风凛凛），说道：“夏普小姐，早上好。”汉默斯密思的塞米勒米斯说时挥动一只手，又像是作别，又像是给夏普小姐一个机会握一下她特意伸出的一个指头。

夏普小姐只是淡然一笑，把自己的双手交叠起来鞠了一躬，表示压根儿不领校长这份情；塞米勒米斯作出的反应是再次高高扬起她的缠头，而且从来没有像这一回那样愤怒。其实，这是一老一少两位小姐之间的一次小小的交锋，吃败仗的是前者。

“老天保佑你，我的孩子，”她抱住爱米莉亚说，与此同时隔着塞德立小姐的肩头悻悻然瞪了夏普小姐一眼。

^① 高鼻梁鹰钩鼻。

“走吧，蓓姬，”大惊失色的杰麦玛小姐说了一句，拽着那姑娘往外走。她们出去后，这间客厅的门在本书中就不再开了。

接着要在楼下告别，那里少不得引起一阵忙乱。此情此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门厅里聚集了所有的仆役、所有的好友、所有的同窗，还有一位新来乍到的舞蹈教员。拥抱、吻别、眼泪加上特别寄宿生斯沃尔茨小姐从她屋里发出的歇斯底里哽咽之声，简直乱做一团，非笔墨所能形容，感情脆弱的人还是把这场面绕过去为妙。

拥抱终于结束，她们分手了——说得确切些，是塞德立小姐和她的朋友们分手了。夏普小姐几分钟前已经满不在乎地上了车。没有人因为与她离别而哭泣。

等还在啜泣的东家小姐坐好后，罗圈腿桑波啪的一声关上车门，自己跳到车后照看行李。

“等一下！”杰麦玛小姐拿着一包东西跑到大门口来。“这是几份三明治，亲爱的，”她对爱米莉亚说。“路上你们也许会饿的；还有，蓓姬，蓓姬·夏普，这本书给你，那是我姐姐——我是说，那是我——你知道，就是约翰生的《词典》；不能让你不带这份纪念品离开我们。车夫，现在走吧。上帝保佑你们！”

说完，这个忠厚善良的人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回到大门内的花园里。

可是，她万万没有料到，马车刚刚起步，夏普小姐便从车窗里探出苍白的脸，居然把那本书朝花园里扔了回去！

杰麦玛吓得险些晕倒。“我还从来没有……”她自言自语，“这样狂妄的……”两个句子都只是开了个头，她气得连一句也没有说完。

马车走了，大门关上了，上跳舞课的铃声已经打响。两位姑娘从此开始走向大千世界。别了，契绥克林荫道！

第二章

夏普小姐与塞德立小姐准备上阵

夏普小姐做出前一章里提到过的大胆举动之后，眼看《词典》飞越小花园的石径落在杰麦玛小姐脚下，把她吓了一跳，这位姑娘原先由于怀

恨在心而近乎铁青的脸上露出了微笑，可这笑容恐怕也好不到哪儿去。她靠在车厢椅背上，如释重负地说：“《词典》解决了，谢天谢地，我总算离开了契绥克。”

塞德立小姐看到如此放肆的行为，几乎与杰麦玛小姐一样震惊。试想，她离校才一分钟，六年学业造成的影响岂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化为乌有？咳，有些人甚至一辈子摆脱不了少年时代受到的惊吓。譬如我就知道有位六十八岁的老先生，一天上午进早餐时他神色紧张地对我说：“昨夜我梦见自己挨了雷恩博士一顿教鞭。”恐怖的幻觉一夜之间竟把他带回到五十五年以前。雷恩博士和他的教鞭在六十八岁的老先生心中仍与他十三岁时一样可怕。万一雷恩博士果真手执一大根桦树条活生生出现在已届高龄的学生面前，用令人生畏的声音说：“孩子，把你的裤子褪下来——”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所以，毋怪乎塞德立小姐看到这样以下犯上的行径，会惊恐万状。

“瑞蓓卡，你怎么能这样？”过了半晌她才说出这么一句话。

“难道你以为平克顿小姐会出来命我回到那座黑牢里去？”瑞蓓卡纵声笑道。

“不会；可是……”

“我恨整个这栋楼，”夏普小姐怒气冲冲地继续说。“但愿我永远别再看见它。我希望它沉到泰晤士河底去，真的；要是平克顿小姐沉了下去，我不会把她捞起来的，决不！哦，我巴不得能见到她漂在水面上，缠着头巾，后面拖着长长的裙裾，翘起的鼻子像划艇的船尖。”

“嘘！”塞德立小姐急忙喝住她。

“怎么，那黑人听差爱搬弄是非？”瑞蓓卡笑呵呵地大声说。“他尽可以回去告诉平克顿小姐，说我对她恨之入骨；我巴不得他去搬嘴，我还正愁没机会让她知道呢。两年来我在她那儿只有受辱和受气的份儿。她对待我比厨下任何一名佣人都不如。从来没有人把我当作朋友，除了你，没有人对我说过一句善意的话。我得照看低年级的小女孩，我得跟小姐们说法语，直到我对自己母亲的语言觉得腻味恶心。不过，对平克顿小姐说法语实在妙不可言，可不是吗？她连一个法语单词也听不懂，可又死要面子，不肯承认。我相信正是这个原因促使她把我打发走；所以感谢上苍使我能说法语。”接着她用法语高呼：“法兰西万岁！皇帝万岁！波拿巴万岁！”

“哦，瑞蓓卡，瑞蓓卡，这太不像话了！”塞德立小姐惊叫道。须知瑞蓓卡刚才的话简直是大逆不道；在当时的英国，喊“波拿巴万岁！”无异于喊“恶魔万岁！”。“你怎么能——你怎么敢有这种恶毒的报复思想？”

“报复也许是恶毒的，但这是人之常情，”瑞蓓卡答道。“我不是天使。”说实在的，她当然不是。

这次简短的对话发生在马车沿着河岸缓缓而行的时候，不妨指出，虽然对话过程中瑞蓓卡小姐曾两次感谢苍天（第一次是因为她摆脱了自己痛恨的人，第二次是因为她得以让自己的冤家陷于难堪的境地），然而这两次都构不成十分充足的感恩理由，禀性厚道、心胸宽阔的人是不主张这样做的。而瑞蓓卡小姐在那时禀性断乎谈不上厚道，心胸决计算不得宽阔。这位几乎恨每一个人的姑娘说全世界都亏待她。笔者却有相当把握认为，抱怨全世界对不起他们的人完全是咎由自取。世界犹如一面镜子，照出的是每一个人自己的形相。你冲它皱眉头，它反过来也对你侧目而视；你冲它笑，和它一起开心，它就是你快乐的好伙伴；因此，所有的年轻人不妨自己作出选择。可以肯定，就算世界怠慢了夏普小姐，也无人知晓她什么时候对谁做过一件好事。同样，不能指望二十四位姑娘个个都像本书主角之一的塞德立小姐那样蔼然可亲（笔者选中她正是因为她脾气最好，要不然笔者何不让斯沃尔茨小姐、克伦普小姐或者霍普金斯小姐取而代之？）；不能指望人人都有爱米莉亚·塞德立小姐那样温顺和善的性情，不放过任何机会克服瑞蓓卡的硬心肠和坏脾气，通过苦口婆心的劝导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化解——哪怕只是一次——她对人类的敌意。

夏普的父亲是个画家，曾经凭着这项技艺在平克顿小姐的学校里教绘画课。他人很聪明，在交谈共酌中相当讨人喜欢，惜乎才气有余而刻苦不够，偏偏喜欢泡在酒馆里，又染上举债告贷的癖好。喝醉后经常打妻子和女儿撒气；第二天早晨头疼得厉害，便抱怨世人不能赏识他的才华，然后大骂他的同行画家都是蠢材，这些批评显示他富于机智，有时还真有道理。由于他很难维持生计，加之他在所住的索霍区^①方圆一英里债台高筑，他决定与一位在歌剧中跳芭蕾舞为业的法国女子结婚以改善经济状况。对于母亲卑微的行当，夏普小姐总是避而不谈，在以后却时常提到她母亲

^① 伦敦的外侨聚居区，其中以法国人、瑞士人和意大利人居多。